

## 四十一

我到这里的时候，两年前他已经死了。他当时是这远近上百个苗寨里还活着的最后一名祭师，数十年来却没有再做过那么盛大的祭祖仪式。他知道自己归天的日子不远了，还能活到这高龄，全仗他以往祭过祖宗的缘故，众多的魔鬼才不敢轻易伤害他。他怕哪个早晨要是起不来，就过不了那个冬天。

他乘腿脚还能活动，那除夕夜，扛上堂屋里的方桌，从屋门口的石阶上下来，摆在自家的吊脚楼前。肃瑟的河滩上没有一个人影，家家关门闭户都在屋里吃年夜饭。他们如今即便祭祖先，也同办年夜饭一样，弄得越来越简朴。人是一辈一辈衰弱了，这已无可挽回。

他摆上一碗水酒，一碗豆腐，一碗糯米年糕，还有邻家送来的一碗牛杂碎，在桌子底下再搁一个扎好的糯谷把子，又在桌前堆上柴炭，就很吃力，站住歇了口气。然后才爬上石阶，回到屋里灶堂夹来一块炭火，缓缓蹲下，趴在地上用嘴去吹，烟子薰得他干涩的老眼流泪。终于呼的一下冒起火苗，他着实咳嗽了好一阵子，喝了口桌上祭祖的水酒，才压了下去。对岸苍山顶上的一线余晕消失了，河上呜咽起来。他喘息着桌前的高凳子上坐下，踩着桌上的糯谷把子，心里方才踏实，抬头望着深黛的山脉，感到渗和泪水的鼻涕有些冰凉。

他当年祭祖的时候，得二十四个人供他调遣，通师二人，主事二人，端道具的二人，司礼二人，长刀二人，捋酒二人，施肴二人，龙女二人，传达二人，饭团数人，多大的排场！少则宰牛三头，多达九头。

祭家主人光为酬谢他就得送七道糯米：第一道，上山砍鼓树，七缸。第二道，抬鼓进洞，八缸。第三道，拦鼓进寨，九缸。第四，绷鼓，十缸。第五道，杀牛祭鼓，十一缸。第六道，跳鼓，十二缸，第七道，送鼓，十三缸。打祖上起，这都有规定。

他做最后一次祭祖的时候，祭家主人派了二十五个人为他抬米饭和酒菜，那是什么光景！好日子算是完结啦。想当年，就这宰牛前为拨正牛毛的旋窝，先得在场上竖起五花柱子，主人家全得换上新衣新褂，吹起芦笙，打起锣鼓。他身穿紫色长袍，头上戴着一顶红绒帽，衣领里再插上大鹏的翎毛，右手摇起铜铃，左手拿着大芭蕉叶做的笏子，啊——

牛啊牛啊，  
你生在水，  
长在滩，  
跟妈涉水，随爸爬山，  
同蚂蚱争祭鼓，  
同螳螂抢祭筒，  
去三坡打仗，  
冲杀七冲湾，  
你打胜蚂蚱，  
杀死螳螂，

抢得长筒，  
夺得大鼓，  
拿长筒祭妈，  
拿大鼓祭爸。  
牛呀牛呀，  
你背四旋银，  
你驼四旋金，  
你跟妈去，  
你随爸行，  
进到黑洞，  
去踩鼓门，  
你跟妈守山坳，  
你跟爸看门闾，  
不让恶鬼把人害，  
不许邪魔进宗房，  
让妈千年安静，  
让爸百辈温暖。

人这时便将麻绳拴住公牛的鼻子，用箴圈套住牛角，牵了出来，穿上新衣的主人向牛再三跪九叩首。在他高声唱颂中祭家的男主人于是手执梭镖，追牛刺杀。尔后，这家人亲属年轻后生们一个个接过梭镖，在鼓乐声中，轮番冲刺。牛绕着五花柱喷血狂奔，直到倒地断气，众人割下牛首分肉，牛胸脯尽归他祭师所有。好日子现今彻底完啦！

他如今牙已掉光，只能吃点稀饭。他毕竟过那好日子，如今却再也没人来伺候。后生崽子有了钱，也学会嘴上刁根带嘴子的香烟，手里提个吱呀乱叫的电盒子，还带上那鬼样的黑眼镜子，那还再想到祖先？他越唱越觉得凄凉。

他想起忘了摆上香炉，可再进堂屋里去取这石阶上下还得两趟，便把香在柴火上点着，就手插在桌前的沙地上。早先，地上得铺一块六尺长的清布，糯谷把子要放在青布上。

他踩住糯稻把，闭上眼睛，看见了面前一对龙女，年方十六的妙龄，都是寨子里最皎美的小女子，那双双水汪汪的眼睛像河水一样清亮，说的还不是涨水的时候，现今这河一下大雨就变得混浊不堪，两岸几十里地以内都再也挑不到能祭祖的大树。那起码要十二对不同的树木，一样长，一样粗细，白木得青杠，红木得是枫树，青杠木剥出的成银，枫树才能剥出金。

走呀！枫树鼓爸，  
走呀！青杠树妈，  
随枫树去吧，  
跟青杠木走，  
到期王所在，  
去祖公的处所，

送了鼓就拔楔，  
祭师抽刀出鞘哟，  
抽刀来剁木，  
拔楔来送鼓，  
咚卡咚咚喻，  
咚卡卡咚喻，  
卡咚卡嗡嗡，  
喻卡咚咚卡，  
.....

几十把刀斧彻夜不歇，都得有一定的下数，那五官精巧身材出挑的一对龙女这时候便伸展腰身。

妻子要丈夫，  
男人要女人，  
房内去生育，  
悄悄去造人，  
别有骨根断，  
不许种子灭，  
生七女灵巧，  
生九男英俊。

一对龙女，两双目不转睛。乌亮的眼仁，他全看进心里，重新有了欲念，生出气力，仰天高颂，雄鸡便喔喔叫了起来，雷公在天上打闪，没头没脑的鬼怪在鼓皮上像撒上去的豆粒蹦蹦跳跳不已，啊，高高的银发冠，沉沉的银耳环，炭火上的铜盆里热气蒸腾，净手再洗面，心里好喜欢，天神也高兴，放下了天梯，妈爸才下来，引鼓当当的响，谷仓打开，流出的精米九罐九缸装不完，灶火熊熊，炭火烘烤，人家才富贵哟，妈祖的灵魂才下来，都膨胀啦，九个木桶蒸蒸冒热气，白花花的米饭哟，大家都来做饭团，起鼓啦，起鼓啦，鼓主前走，祖公随后跟，前前后后紧跟上，鼓师随后来。

去浴富贵水！  
去淋发财汤！  
富贵水育子，  
淋花雨生儿，  
子孙像芭茅，  
后代像鱼崽，  
都来鼓主家，  
喝九角水酒，  
拿饭去祭奠，  
拿酒去捋地，

请天神来领，  
请地鬼来吃，  
鼓主才扬斧，  
祖宗才拔剑，  
超渡老祖辈，  
追念亲生母，  
来凿一对筒，  
来造一双鼓……

他高声唱颂，使尽了气力，那苍老的声音像破了的竹筒在风中呜咽。他喉咙干渴，又喝了口水酒，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，灵魂随着他飘散的声音已经出窍。

那黑沉沉空荡荡的河滩上哪还有人能听见，幸亏一个老婆婆开门泼脏水，似乎听见人声呜咽，这才见河滩上一堆火光，以为是来打鱼的汉人。汉人如今到处乱窜，只要有钱可赚，她关了房门又一想，汉人苗人这除夕夜里一样要过年，除非穷得没法，莫非是流浪要饭的叫花子？就又盛了一碗吃剩的年夜饭端出门，一直下到火堆前，才认出了方桌边上的老祭师，便呆呆站住。

她家老头见房门敞开，冷风往里直灌，起身要去关门，才想起老伴刚才说要给叫花子送碗饭，不见回转就也出来看看，寻到火堆跟前竟也楞住了，先是这家的女儿，再是这家人的儿子，都出来了，也都不知如何是好。还是这后生在乡里小学校念过几年书有点主意，便上前去劝说：

“你老人家这冷天夜里别受风寒，送你回屋去吧。”

老人流着清水鼻涕，并不理会，依然闭目吟唱，沙哑的声音在喉咙里颤抖，含糊不清。

之后，别家的屋门一扇一扇开了，有老妈妈也有老头子，还有跟来的后生小崽，一寨子人陆陆续续都伫立到河滩上。有人于是想起回屋里拿了些糯米饭团子，也有提了只鸭子，又有端来碗水酒和剩下的大半碗牛肉，也还有人拎来了半片猪脑壳，都搁到他跟前。

“忘了祖先可是罪过……”老人喃喃呐呐。

有个水妹子一时感动了，跑回屋里抱来一床准备陪嫁的人造混纺毛毯，披在老人身上，用花手帕子给他擦鼻涕，说：

“老伯伯，回屋里去吧！”

后生们也都说：

“几可怜的老人呀！”

枫树的妈，青杠木的爸，忘了祖公，会报应的呀！老人的声音只能在喉咙里滚动，涕泪俱下。

“老伯伯，快不要说了。”

“快回屋里去吧。”

后生们上前去扶他。

“我就死在这里——”老人挣扎，终于喊出声来，像个任性的孩子。

有一个老妈妈说：

“由他唱吧，他过不了这个春天了。”

我手头上摆着这本“祭鼓词”，是我结识的一位苗族朋友记录翻译成汉文的，我写下这一则故事也算是对他的答谢。